

管

子

權

管子權卷第二十一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臣部人下士之拾餘也無足觀可矣 此等六

何須下解

人君唯毋聽竊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
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
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
圉之備毀矣遠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
敵之心故曰竊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
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
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

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
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
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
敵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
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
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
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
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中
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
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
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
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
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
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
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湯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寢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

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毆
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
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
謁得於上黨與成於卿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
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
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設飾過之言則敗矣以知其然也
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

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
曰諂護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
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
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
左秋歿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
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

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既遠微賤者無所告誦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踈遠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者天正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尊踈遠不私近親不尊踈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及曰風雨無遺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

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
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
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
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
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
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
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密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

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
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
賞怒以殺怒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
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歲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
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
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
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
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弃之人輕弃之

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
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
終始為必知其所成必知其所用必知其所
利害為而不知所成而不知所用而不知所
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
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
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
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道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

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
怒而行也度怒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
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
濫用力不可以苦用財濫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
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
故曰勞矣用財濫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
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
息則必有崩阨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
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

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

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攻國
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
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
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
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
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
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
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
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

以使下芥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
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為六者變
更號令不為六者疑錯芥鉞不為六者益損祿賞
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徃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
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治天下夫
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
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
不得其職養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

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談四固不能守故曰說

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既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

咎所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
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
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
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
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夫
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
必隨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
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
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
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
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廢民大說此所
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冬
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圉
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先

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
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
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
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
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
人君乎詳解尾忽附問各一條未刪之革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

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為非。是故

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
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今也故明
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
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
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
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
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
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

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

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黨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允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

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殺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而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高君臣

而後使美惡之情不揚，則禍福之事不顯。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

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
遂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
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
之不立也。

法度者王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
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
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亾也故法度行則國治
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
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險

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亦
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
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
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
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
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忌而賞無功則是使民
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
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為也故

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威勢在下則主

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尸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

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

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

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
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
佞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
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
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
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
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
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污

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導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為慝是故忘主死佞以進其譽主無術最奸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

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
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
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
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
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
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
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
臣無罪而固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

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
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
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
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王者
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
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
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

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
賞主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
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
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
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
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
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於國
者期於管國之

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

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
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
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
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為用也故明法
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
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
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
是故其所任官者太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

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佞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

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
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
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
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
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
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
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
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

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之治者諫諍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立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
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
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
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參者不
能進而誅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
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
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
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

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
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
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
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
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
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
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
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

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衛之內
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
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
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
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
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
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毋盜暴之所以起刑罰
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滿內戰之說聖
賢使時不違之大仁二十五日之內凶風小正之

志先王急農力本不過也然而其歸在於策乘馬
則省耕發廩以王者一惠農而兼之振農乎傳于
術矣術病道利蝕義先王去術禁利豈不知權笑
之於國兩收矣上封不如下儲防漸不如嚴始大
受不得小取誠知其利遺之也不遺利不為仁不
遺利將無遺人詩曰伊寡婦之利桓公曰善哉策
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
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
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

然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
公曰為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
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
率二十七曰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
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
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
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
穀准幣國穀之權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
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馬之乘在御以笑為進退緩急凡笑取義于
此君之御民猶馬也操其利權以乘緩急高下
而廢居猶笑乘馬也虞國舉笑之綱笑之詳在
下然亦數盡之矣總以穀為主用斫入陳出居
賤化貴而以資耕資器設民為權而自行其笑
貨略倣國服而更甚之大要即後田氏孟嘗出
收券責之業重臣世家以漁民者兼之子息而
此操之君以便民不假母子之壽而坐贏質遷
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肥上也故

後世編之以常平子之於輕重常之於筭乘公
私義利伯王之辨也主夫奪筭大夫家之貸筭
而乘于國曰臣乘馬三言重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筭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筭乘
馬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
國常失其地用主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
時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筭故開闢皆

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加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主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馬國用二不足則加二，馬國用三不足則加三，馬國用四不足則加四，馬國用五不足則加五，馬國用六不足則加六，馬國用七不足則加七，馬國用八不足則加八，馬國用九不足則加九，馬國用十不足則加十。馬國王制三十年之通制，國歲歲三分之說也。此精野之始，守始守之，此以始守而以時行，笑其上。下之分，准為開闢之數，上一行一，上十行十，以其

守補其流民得其資國入其歲所謂加一以至加
十也行始之餘加于今之不足故曰開閭在上無
求於民凡所謂不足皆凶年也昧於加之義則且
為括克橫征實共口矣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
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
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宮室
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前無狗後無彘
無富業之貧家非游民則宴于也歲殺不能自食
則以庸而官饋之用禮荒政地力而此主役庸地

者他無業之息得自力于糊口庸者庸乏生之窮
得力食于官工後世救荒往往集衆興徒活飢民
一戕亡命二圍聚盜三安人心四又成國作五上
加不足以流教而平糶此庸不給以分殺而平食
所謂平國笑也今至於其亡笑乘馬之君春秋冬
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堂榭民失其本
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
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
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

之數亡也。萊馬之准與天下齊。惟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關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通。一耕功齊而五四三二分。則年之豐凶與地之高下。年在時地。在壤合而通。曰相圓獨貴獨賤。時筴也。上史間壤下壤。壤筴也。滿補開園則筴乘持流之數。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

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通上不以筴
持流而使澤下流失其往守也。桓公曰：乘馬之數
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貴，財物之
貴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
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
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史之壤守之
若干，間壤守之若干。通間壤間歲一種即爰田也。
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
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革四時守

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筭乘馬
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管子權第二十一卷終

管子權卷第二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

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惟蓋不修衣服不衆則
女事不泰殖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宰大夫少宰
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
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
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
里齊諸侯方百里通齊諸侯如漢徹侯一等侯也
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
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
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

績微絨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問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壞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則知禮節且無妄致圍城脫致衛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歲一十年而十也歲歲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綿素滿

管子權

卷二十二

子

之五在上故視歲而歲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
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
士勝敵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
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
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評

一本鹽鐵官市帳耳文極俚極奇三代有之

至漢武以下絕矣俚無奇奇無俚

○海王開萬世鹽鐵之孔不可塞矣抑未以寬
本末為非笑但平準坐市不可耳山海在天池
之間與壤之內非君主民安得主井田而授未
有不主于君也况其山川曠逸乎自古山林川
澤皆官守之時以弛民今乃一切恣漁采不問
今天下為家古一畿一同也故古之利孔多利
禁煩利出亦夥王都侯國九州之數可計也然
則封建廢而天下曠蕩民力優饒秦法豈盡非
乎雖然以言曠蕩優饒無如我明矣覆載天地

日用飲食而不知吁誰之澤乎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適一篇都為隱情而發反而用之奪民之隱為君隱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也止稅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

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

少半

少半猶也

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

少半

吾子謂小男小女也

此其大曆也

曆也數鹽百升而釜

鹽十兩

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粟為釜當米六

斗四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

分疆半疆也令使鹽官稅

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疆而取之疆升加一疆釜之別一釜二鹽得五十合而為之疆升加一疆釜

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鐘二千

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鐘

當米六斛四斗是也

十鐘二萬百鐘二十萬千鐘二百萬萬

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

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

鹽男筭之商日二百萬男讀為偶男對也商計也也口數而立筭以計所稅之鹽通筭市賈之計帳也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

焉筭以一而筭而側其全也商今之鹽商十日二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

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口一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李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

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月人三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

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錢計一月每入持

錢三十萬九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今吾而此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十萬人矣

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謂君

通論
加六千五百
乃六千五百
漢之利也
月之利也
千五百之
百也之人三
千五百之
萬是也
二國之利
是也
六千五百
無不
入此數

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為老男五十已上為老女
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
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
利既然則錢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
三萬人錢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為故能在此外
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
使君施今日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器號今夫
給之錢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連此者數也今
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
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大鋤謂之行
服連名所以載者輶羊昭輦居王者大車必有一
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

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每十分

如一分為強而取之則一刃之重加六五六三十

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強

五刀一人之籍也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

之籍得五刀之籍也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

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強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

之則一分加七分以爲強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

行其知其多然則舉臂勝舟事無不畢籍者桓公

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

之名有海之國亦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鮮鹽於

國彼國有鹽而假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

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報之釜以通十五取之百錢出之則息六倍以百錢也

官之措何太重而口之食將不堪必無之事也釜

十五官出之百謂來人者十加五官出者又下十

五摠之百加五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

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此人用之數也

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之

演有管海王不可無桓鹽鐵論雖然利之孔如

決川一往赴海不復可塞矣翦豪楛以助貳征

宰植奇之正乎但為君者不可不存此而說欲
管本大病因大誣微桓天下駭然賈之名加于
天子小奪之禍加于社稷大自古無不喪而興
利無興利而不亡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①許據其本實輕重歛散之權似乎常平便民之
法悉其穀物于倉收藉之利乃出平準商賈之
行君而如此析秋毫御于母日與卿大夫持籌

登塾開棧于大駟徵市何暇理國政哉管氏五
此乎五索之內九合之外日不給矣其傳說耶
夫見于千奪幾于掩民而掠矣又且曰薪於
今使去一至於去九物本安在民何為命夫乃
大盜白晝劫于市哉管氏至此乎聖人舍其鉅
而罪其細曰三歸反站也其為諱耶好事者偽
也前誣良大夫後悞漢宋天子○第皮相文已
見鼎質後人行之如蒸之周禮耳其昧耶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

之祿也。忍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
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倉守其用，據有
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
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
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
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
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山之故
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所以疆其
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也五霸

在農曰租稅慮也
請求也

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

也

利出於一孔者

凡言利者不必皆利受賞威刑皆是

其國無敵出二

孔者其兵不誡

此與屈同也

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

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

也反隘其利也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

富之在君也民之戴也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

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

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

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
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
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
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功以
取愚者有不齊本之事事猶債然也音夷然而人君不能調
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
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鍤鍤善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

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

量委

也委積

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

有所藏也。

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

於食者謂粟富之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

家以歲其穀故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

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

千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

有所并藏也。民事記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

則愛其財，財不給以錢，則人君非能散積是故人常費不給，以錢而足，然則人君非能散積

聚均羨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強

本趣耕

志

務農而

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

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

言人君若不

能指其利

制其輕重雖鑄幣無

利

無

限極而與人使使富侵奪貧弱終不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干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

糶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

固不賤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

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干民事不償其

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

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

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古莫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唯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唯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經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經百萬。春以春耕。

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饑糧食率取贍於君故大

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

春賦以鈔綿帛夏賦以收秋實蓋方春蠶未關之

時與之約取其敦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

利也人之所至君悉與之財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

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

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天

萬物為敵其價常不限乎所以人君視兩事之故

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志第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志第五

萬民不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賦

成小曰室大曰廡書武以六畜籍謂之止生高計

是使人不以田賦籍謂之禁耕耕按也以正人籍

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以正戶籍謂之養羸

羸謂大賈富家也正數之戶以正其利則五者不

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

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

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

石月有二十之籍起殺人君作民間一大國戶大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志第五

其然故視國之美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之
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
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
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
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衝國兩
本議不了忽起案三國大發議方引入地脉有此
龍兵法有此陣以百乘衝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
衝處壤削少半萬乘衝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衝
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衝處危懾國阻千乘為

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
格蔽國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
功列陳繫繫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
稅減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
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之食之君
然則大國內效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
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
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
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

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雉，然後萬乘可資也。王起於禺_音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商看他澹澹結法漢以下不知下多少稅合關照更自下議於末多大家地足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① 篇最難解故為詳說而論之亦意逆之耳大指或可通小小參差自在不求甚解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曰軌管子對曰由有軌人
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
有軌不適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
奈何管子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
曰某縣之人若干由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
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通以人軌則得
用之數以田則得穀之數而回合於幣之數乃終
歲可定也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
以功業直時而橫古莫反之通今吳方言謂計大畧

曰穡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
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
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記下漸澤之壤有水潦
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藉於
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
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桓公
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
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

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
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
之幣。通環一年而周。曰環乘。乘法也。載也。田軌之
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通周禮國服之法。
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
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唯。通此有省補之意。
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通寄
幣。即息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為子什
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閒田。通以餘補不足。

山不被穀十倍山曰以若寄幣振其不贍通即上
滿其准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
也通典下重加十應此言幣下言穀女貢綫帛苟
合于國泰者皆置而券之通如國服息幣皆出而
留券債而還券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通以
幣息穀又以穀息幣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筮國泰
決穀反准賦軌幣通以國奉決散穀及環穀應而
反輸則以穀准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其家
曰上且修游入出若干通即上令曰十日而具

之法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贖則且為人
焉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
今曰貧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康之穀為下
幣為上詩兩相出入上下江南棧積戶質庫賈之
廢居也又富人兩頭責一蠶一田大要執法主此
兩應曰軌曰環曰采也運轉之義百都百縣軌據
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下
下幣重而萬物輕通以下又幣物輕重貿易廢著
之法欽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

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
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執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藉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

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

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絲與與也泰夏民之

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泰秋民令之所止

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

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

兼之時也若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

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廉之矣泰夏民之且

所用者君已廉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廉

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廉藏也言四時人之所

器械種錢糧食必取要馬君已廉之矣泰春功布

日春繅衣夏單衣棹龍纍箕勝簾屑糶若干日之

功用人若干無費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簾屑糶公

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

自公器公衣假民以功事甚瑣然一農官司之窮

弱免于貸資豪富無所牟種民費省而峻功時此

此法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

重農之大政也王者務之何止伯國無藉于官而大索奪其重矣又無儲于富人而捐賈居其贏矣此與平準相似而利相反也今北方州縣遠移荒蕪田土召民歸業開種官為備牛械于粒給之亦此法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柰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筭足以立軌官桓公曰柰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上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貴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

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
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
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
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歐之顛齒量其高
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歐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
以穀視市擴而庠子牛馬為上粟二家通二家上
巨家小家二家散其粟反隹牛馬歸於上守具務
布幣似補不足農早作而多功則穀倍矣倍收之
又為設散之穀不滯積牛馬歸賦此政之中有權

民與國兩富兵與食交足也興利中此為便矣

管子曰請立貳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
為費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
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千乘戰車之具承上
庫牛馬言稼于曰牧于野故曰外之費壤主具馬
乘有野之馬乘以損田之兵車是去丘邑而籍于
野外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
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通朝夕高下輕重一為
執之本二為執之輔三為執之時時之輕重所以

權朝夕高下為擴調者也。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
之穀。賊宮中四榮楹其餘曰害。女功通男耕女織
國之本利。故田不有木以無賊。穀官無樹榮以無
害。功榮樹則庇明。女紅于室無見焉。宮室器械非
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
為柴。檜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槨之奉。
評柴植室奉棺槨與莊子租杖高明麗禪傷同事
異詞各成其工。柴植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
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殺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
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
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脩
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
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國山租已
密矣猶曰山之材同土之毛濫而室廬又甚濫而
葬安生送死王者當為民經之又苛之乎于仁孝
何乃後世之病坊漏澤加春秋速矣制裁徒家無
征詩詠行有死殫先王之思于民如此

①山木三等之租以助國田九則之賦也故曰
山園執古山有虞澤有衡獮祭而後漁斧斤以
時入千歲收其租凶年則列其禁一國之山川
利歸侯各山大澤不封天下之山川利歸天子
然則一魚一木掌之上而下無與則後世之魚
課山稅大寬政矣而木權之抽亦大寬政矣且
權以征商非干民于津關非干山山林陂蕩聽
于自業不亦薄取之極而浩蕩之仁哉井田之
法無有也何也田井使而田歛無久歲三征而

甲乘在外軍與無時當時之民亦苦矣故常私
謂周一國之供足當今一省之半夏稅秋糧歲
徭一藝于土其數可稽也而民安生而祭業熙
熙已二百五十年故我
祖廓濟之功得位之正三代無及也憲與官常
之肅賦民之寬三代無有也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

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若以令為權。失夫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三。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歲十一年。與少半。歲三。祭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故事力作。故天毀。塞凶旱。水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

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

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績千見緇夜石之幣天下

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子國穀

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牛之粟

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國黔落難解意古謂

民黔首是為民立村落也乃量定力之重與天下

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

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惟下陰相

隸通下相求備惟下陰相隸若廢著之賈居積于

下以除要民之急而隸役之此刑罰之所起而亂
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通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
輸上收居利下無陰隸此以不平平也無權而平
則不平矣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
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
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
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
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筭數十去九
則吾九為餘於數通易益廢居之子息也以阨守

豈以阨之贏守豈之賤兩質相微而九常餘一上
十當凶而阨較一而上十藏分于幣十去九當重
而饒穀十而去九藏分于穀笑豈則三權皆在君
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
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
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
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
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商賈一賈

十賈三十賈百是上一可為十十可為百也故曰
流筭流變易無常也故百畝從千畝如是則百乘
之國比千千比萬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
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筭桓公曰善今欲為大國大
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筭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
不以狹畏廣適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筭
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
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執守其數准平其流

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國准平其流。史記名書取
此一國所流可通。隣傾調之。天下一家。將誰調乎。
動未形而守已成。第國自為賈以政。為決塞。不唯
乃使天下賈賤運輸。而言市執載之費。不空天下
乎。又無地不駢轉。無日不貿遷。天下不可以一國
之治治也。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
之策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歲
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
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

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筭十分之二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筭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通仁慈孝之表樹高置國齊勸焉仁務相愛而交往慈務厚業其子孫孝務竭事其父母故物之用和而上乘權以守筭常決運其半以下通塞藏其半以上豫年決年塞年出入往來如日月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曰古王之治曰既富而教之。樹表置高以興孝慈民乃勸行。黃金直食以獎農蠶民乃勤業。一馬田一金衣以道官技民乃趨時。趨時養之務也。勤業養之數也。勸行教之成也。此以務財而足國獨上廩之哉。與民而俱足與民而俱善古之善理財將以善民是用故國上下共之也。是國上下善之也。此謂執守數准平流泉府之道。故曰決塞塞不決泉不流泉不流壅而

極盈必大溢，壅必大潰，上得尺也乎？故後世之言興利富其君，不富其國，無國君誰守？無教富愈為禍。駕言于管氏而失其半者也。雖然，吾猶謂管氏人也。如其仁，不至此仁利天下者也。有大公無小權。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木、瓠、葷菜、百果，使蕃衰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

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
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
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
聽其言而歲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筭之
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楪而審然後置四限高
下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以筭有五官技桓公
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
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
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

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資。此使無不
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各開之，日
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策，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
得失，以為未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
守禍福，凶言不相亂。此謂君揀筆永反說反與恊同。通上五
官。按下六家易卜二家當為一官。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揀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
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
之終始，若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

謂以數行管子對曰殺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
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
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
心禁繆而已矣。國用機三言奇體亦奇，以疾徐完
上以度法禁繆引下文家隱脈周以下無矣。桓
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
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
無患。答。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

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
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
善乎來禁戒也此之謂圍戒○非往而戒來以刑
禁也刑禁者革而不革心故問心禁一刑一禁一
塞之一導之庶其回心哉要以政也不如聖人言

德禮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唯施之矣筭盡於此乎管子
曰未也將御神用寶○御神用寶從御穀物正號
今因機操疾之機筭也下矣古先王置幣行貝神

故寶龜雖不利居之妙推要主前民而通務以布
為天下公也字有陰陽其術矯假其用收一波臣
東海之子而偽寵以籠富人之寶是盜也盜心上
盜行次則伯者而踞踞之不若我禹氏玉汝漢金
赤野珠天下寶之用之上為託重而致御可身一
掘開之介而檢數百里之地其誰信之其虛言與
侯有守家不藏文仲山濠以居為重卜也故曰大
人之器咸敬神之也未聞無幣數百里桓公曰何
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此郭有楹闕而得龜者

按

也求物反穿地至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也

泉曰謂求月反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

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今力反過

平盤者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

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

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數言此

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

身而若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費之是也至寶而

無費也無而滅諸秦臺秦臺高一曰而累之以四

贊無價也

牛立寶曰無費

三意為寶還四年

伐孤竹

還四年

丁氏之家粟

丁氏之粟人所謂丁氏也

可食三軍之師行五

月

行五月經五月以意取

通行五月丁氏粟足可共三

軍五月食也下文應明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

費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

致

下皆以假子之邑粟

即家

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

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

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華築室賦籍藏龜

牛更也賦數也

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

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通七年貢數也
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
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通中二猶什二
什二之取盡於貧民則壤有限而國危神其寶取
富家以也矣則貨行流而國安桓公曰何謂流管
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
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
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
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

之蓄飾以此與今進退^通蓄飾者以資蓄而以飾
飾所謂與今進退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高替服
紫皆今之崇貴也貴昔而今飾上曰萬金下有倍
焉矣遠退乘時資則退之賤又非之資術盜心而
愚民者也可醜哉此之謂乘時^通下文重之相因
時之化舉乘時之法也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通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

籍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
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
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
則偉賦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偉賦。梁聚
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換
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
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_通肥籍歛。是積貨
于無用。故商工不通。而械器缺。皮幣不來。輕賦稅
則穀貯少。而在官之偉士無祿。山金立幣。惟穀而

授于下則瘠之肥流而穀之貯壅瘞則穀貴農勸
作而不使流則幣行士得祿而效死半祿者幣准
穀而穀倍穀之息增半是幣之祿止得直半也農
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
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使國不得不使
農作勤也不得不用公幣行也幣行則貧迫不籍
歛而之農勤則穀多不輕賦而富故使民無有不
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

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
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
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
士簡賈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
殺十歲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
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①十歲三游上握
殺之重以御農歲殺祿幣上握幣之重以御士故
農與士皆不偷幸謀智勇之盡非外于官百能也
殺貴則農之外無食而官竭能以要君祿是我以

輕重勸其官能乃可官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
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
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筭也江陽之珠一筭
一氣之明山之曾青一筭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
為廣軌出之屬也○以其壤貢三筭權之輕重而
物與穀高下唯軌以出市朝同流即平准之法也
朝操毋而市流子市償子而朝又操毋一輕重決
塞之間而利莫在上大夫貢人無所竊權而自肥

夫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通問止此。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歛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通。

諸侯之貢旅至王歲皆客也以時運幣而出市穀
錢空而農飢則亡是天子四出穀而使諸侯受而
官聚之以居廢高下合民用而牟利則天子不自
權而諸侯竊權也上之大夫以幣穀之羨自運利
以饒而不忠此之謂侯受其出以朋合而相與為
利內之熟穀之農窮而亡由天子不知權而下收
其失是以名教通而奪於下周之衰以此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
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

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
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詳景
公之府臣猶知曰有粟得而食諸與伯之君卿曰
守國守穀而已矣鉅橋何以為人散教倉何以為
人守七國任地富國之士用計然白圭之筭而託
于管者徒為青苗階厲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
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必積委
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
必藏於是有萬鍾之藏歲級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
之藏藏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春秋國穀

百萬
三十一
管子

去參之一

去成也。立呂反。

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重邑皆

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

其一穀價國以收藏之。

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

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理也。利輕李仁行。

千糧之法上熟糧三拾一中熟糧二拾一下熟中分之益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熟為准耳。

秦春國穀倍重數也秦夏賦穀以市楮反民皆

受上穀以治田土秦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

歛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

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歛其幣雖設此今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煇

於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

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君用大夫之委

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

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通君操國筭

藏輕出輕而民穀歸所謂十藏于上三游于下也

故大夫之委不得用賈歛財國有餘蓄而家無擅

厚而倣國服而推行太甚耳觀田氏之私量公量

孟嘗之收責市義當時之大夫自還取羨多有之

且以盜罔背君况于利笑乎彼諸侯之穀十使吾

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

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

重流

重流謂嚴守穀不使流散

通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

國之價重天下之賈望而流矣故曰守重流此後

世救荒第一法昧者閉糴定價不旬而陷竟內之

粟幾何不如高價而通糴予上戊申救荒議曰四

方之賈不召而如流則四竟之穀不定而自平矣

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彼重之相歸如水之

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哉國穀重故諸

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

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句國常有十國之筭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擴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筭守一縣以一鄉之筭守一鄉以一家之筭守家以一人之筭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筭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筭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

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閭閻。殘國亡家藏於篋，理財之至言也。棧臺之錢，庭堂之布，一朝而今散，豈不大賚之玉政哉！顧崇所以為何王者，喻于仁，霸國喻于利，穀輕上，楨穀重，下散積分而得半，幣楨易穀，幣布減穀，又積分而得半，二歲而倍，三是計芻之計，心所不及而悞主之口所不屑道也。王者三十年之通量之式，三而餘一，而此以二歲收十年之積，以節于國者，奪于民，民斂

以得讓人以得利外以得助內以得飲上何
而下何愚終歲之穡有計一夫之作有計以有計
當剝歛之無窮幾十年民其弊矣為此術者為夫
世家鉅賈之乘權廢居之厚曰同息耳下笑之不
如上笑之然而以時笑不若以時補助也是先王
之無心于利也上無心于利利歸民矣上有心于
利利培上矣夫棧臺鹿臺為貸家之出毋權乎散
之道以聚損之道以益又不如長平毋存而子輕
氏利因亦利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

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之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
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
藏財賞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
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宜在下幣
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
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
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
家十戶也出於國穀莢而藏於幣者也。通穀輕散
幣而據穀穀重籍錢而散穀以國幣之分復布百

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通。以上歲之

穀輕賈去分。當下之重賈益分。以幣准孰。是上之二分。下之四分也。歲蓄各半。故二分下二分。上二歲而四。上一下則三倍重矣。此以賈擴穀者也。布征之籍。戶歲十錢。十畝加十為一戶。百畝加百為十戶。唯十戶一家之分。出穀以散而歛幣以藏。藏而後布幣。重則穀減。此以幣執穀者也。上常操穀幣之權。輕重為散收之通。上下故常三上而一下。曰復筴。明歲復准。今歲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

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
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
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唯反行大夫無
什於重君以幣賦祿國禁大夫無什於重而君自
出穀以幣賦祿而以大夫祿為出是云奪之以會
也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欲三上賦七國欲
三賦七正是什而去七什三為餘也散振不資者
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外充重而籍國數
也出實財散仁義為物輕數也進退故曰王

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畜而散
通三百字不可解大意主去泰務畜而散財於民
謂不爭民利也即墨氏之道仲以大夫分當高其
醵美其室一以畜為務則農事市庸無兩牟利而
女織亦埋之地而已大夫唯此而行此如何管子
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醵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
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終綃而糴之
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
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
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
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
之家復游於其間通戚公子卿大夫之家也上言
大夫之委大夫重藏輕國皆主出責所謂輕重之
家游於其間也唯軍興為甚史楚漢之任氏吳楚
七國之無墮皆以此起家者故伏尸兵決輕重家
擅其息矣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

有始與四時廢起通財終有始與四時廢起廢居
之家以此爲射利而擅贏今富人大賈穀冬居夏
出絲夏居秋出其行貴細民亦依爲法曰兩頭帳
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
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
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
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
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

干通用若干平價也重用若干荒年價也故幣乘

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

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柰何臣乘馬所謂乘

以幣為甚而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

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資在下

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

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

券於上矩券君實鄉州藏馬周制萬二千五百為

為州齊雖霸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鄉決州

國尚用周制

決故曰就庸。一曰而決。通以幣易穀什倍又易財

物什二皮革等物是也。藏於鄉州民用假于上出之為責。矩券之藏從責之決。穀物皆然。當其用也。

定之以日。鄉州各決。藏假給之。只就而庸之一日。

而所決。平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

幣。簡也。言應分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設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未報種。類之類。若官司知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今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推抑富高。兼并之家。隘塞利門。今乃布則與奪。貧富悉由繫令。然可易為理也。

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菴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筭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筭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贊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杆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通直事若事所以省稅圉牧

獸人之養也養事勤而息則直多少則減之既廢
稱事養視乃不失牧乃蕃息扞殛盡死之罰去都
縣之秩奪其賦也此以苑地課牧之法牧或畜多
始以游祠通大夫列民之用牢笑通而國笑乃通
矣大夫家合游無時列民則春秋二社而幽所以
異也大夫不鄉贄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
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
賈十倍異日通合游如社會醴飲之類燕會之費
與山祠牲牢誦倍國笑因通焉大夫時會列民二

社會不會者幽幽或當時之罰也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譯漢書三人羣飲君子以為苛此通笑合游又無泄乎不以僉示而以侈淫一時之權來國法也平仲之不捨互信乎恥及禮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比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決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愛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比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

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
傷水洪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
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唯時
五勢之數也通漏壤比于童土矣下邦穀以濟不
然于本而工末末器之貿可來天下之穀此因地
勢而設權救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
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筭公州之飾焉以乘四
時行捫牢之策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

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
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通高下萬物或重穀重
幣以傾鄰而游流守朝夕調則天下一家無所虧
傾為廢居乘時以胡耳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
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若守
大奉一謂之國簿